

在深坑三天的講演圓滿，這一次講題是修福修慧。福慧是佛法所求的，我們在三皈的時候念到的誓詞，「皈依佛，二足尊」，這個二就是福慧，這兩樣福與慧，足就是滿足，是圓滿的意思。由此可知，成佛就是福慧圓滿，為世出世間之所尊，這是佛。世間人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不求福慧，其實福慧是本具的，自性原本就具足，而且是圓滿的具足。現在眾生福慧為什麼沒有？佛講的有障礙，他障礙住。二障，煩惱障是障福，所知障是障慧，有所知障的人智慧沒有了，有煩惱障的人福報沒有了。所以除二障，福慧就現前，二障要怎樣除？這要靠修德。所以福慧原本是性德，如果沒有修德，自性的福慧不能夠現前，所以要靠修。修怎麼個修法？佛在《觀經》上教給我們修三福。我們真正能相信，真正能明白這個道理，肯發心去修學，這個知見就是智慧。我們講認識、明白事理，這是修慧，真實的智慧；肯認真去做就是福，那人就有福。三福，大家都知道的，為什麼做不到？認識不夠，沒有智慧。由此可知，在修德上來說，修福跟修慧是相輔相成的。一分認識我就認真做一分，做到一分就有兩分認識，然後再做到兩分，相輔相成。完全不肯做的人，福慧都沒有。

謝居士的哥哥，謝教授曾經到這來過幾次，他要請我講《金剛經》，我答應他了，準備在杭州南路講堂那地方開講。現在要印經本，我這幾天看《金剛經》經本，江味農居士的註解非常豐富，分的段落分得很細，這個經文對照很不方便。所以我就把每一段經文編上一個號碼，這樣子讓經跟註解對照就非常方便，想印這麼一個本子，這幾天我在做這個工作。館長知道這個事情，她對《金剛經

》也很喜歡，館長對《金剛經》、《楞嚴經》很愛好，所以她希望在我們這講，也可以，反正我們《無量壽經》講過好多遍。連續著講的話，如果是略說，二十次到三十次可以講圓滿。我們一個星期四次，五個星期二十次，最少要二十次；用七個星期，四七二十八，三十次，三十次也可以。《金剛經》讀誦的人很多，不修淨土的人，幾乎沒有不讀《金剛經》的，所以流通這個錄音帶也是一樣的。館長的意思要印講義，講義我們最早印的講義本子找不到，這個本子愈是老本子字愈清楚，第一次翻印的。後來的本子都是照那個老本子印的，一次一次再翻印字跡模糊、不清楚。像最近這個台中印的，紙張是不錯，裝訂、印刷都很好，那個字模糊。所以保存早期的老本子非常的重要，老本子保留用處就是準備翻印的。

這一次你們替我做一個工作，或者叫那個印刷廠來做，編的號碼貼上去，這樣對照起來就方便。加拿大的張老居士寫了一個本子，現在在世華印，樣本昨天拿了兩本來，他也是依據江味農校訂本寫的，但是他也分三十二分，昭明太子的三十二分，這個經文完全是江味農的校訂本，這個做法也非常之好。我們再研究，等今天館長來的時候再研究用哪個本子，就是一定要把這個編的號碼要貼上去，這個可以跟講義對照就很容易。我們經文印的不要印折疊本，折疊本的成本太高，印普通本就可以了。折疊本實在講個人讀誦是可以的，在我們這個講堂折疊本不好，一拉開要掉到地下一大堆，擾亂秩序。《講義》最好重新編頁數，因為它一共分為五卷，它這個五卷每一卷都是從第一頁開始。所以要說第幾面，還要加個第幾卷第幾面，否則就找不到。如果從頭到尾編一個頁數的話，就沒有這個問題了。像這些重要的經典裡頭，佛都常說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」，這個都有真正的修行，特別是為人演說，那個演是自己做的，演是表演，是我們做出來，做出來給別人看這是演；說就是為

人講解，勸人學佛那是說。所以演說這兩個字是兩樁事情，不是一樁事情。

本師釋迦牟尼佛在世，一生都是講經說法，利益眾生。佛滅度之後，弟子們代代承傳，也是以這個為事業，所謂的如來家業。今天佛法衰，為什麼會衰？我們把如來的家業捨棄掉，這個家道衰掉了。如果要把這個家業再振興起來，一定還是要恢復世尊當年教學的精神，所以講經說法是出家人的分內事。現在出家人多，根性不齊，有些人能講，有些人不能講，能講的要發心，不能講的要認真學習。講經的條件要有福、要有慧，有慧你就能講，有福你就有聽眾。如果有慧沒有福，雖然會講，沒有人要聽；有福沒有慧，雖然有很多人想聽，自己不會講，都不行。一定要福慧雙修，這都是事實，一定要認識清楚，福慧雙修。現在學習比起從前有難、有易，難的是現在這個社會是開放的社會，五欲六塵誘惑的力量很強，如果沒有定功、沒有智慧，很容易墮落，這是比不上從前。從前的環境好，對於身心的污染有很嚴格的防範，現在這個完全沒有。比從前方便的，從前老師教導只教一次，不會教第二次，沒有這個天分你就沒有辦法學，一遍你就要學會。現在我們利用科學的儀器，錄音帶、錄影帶，可以反覆的去學，這是比古人方便。

平常我也跟大家說過學習的程序，第一個要熟，經要讀熟、註子要讀熟。古人學經是一個很呆板的方法，那個呆板裡面戒定慧三學具足；現在人是不同意那老辦法，現在人沒有成就。古時候以天台為例子，天台是以《法華經》為主，不但《法華經》要背，《法華經》註解也要背，都是以智者大師的著作為標準。所以《法華經文句》、《玄義》、《釋箋》，跟《摩訶止觀》，這叫「法華三大部」，或者稱「天台三大部」，從前線裝本一共是六十冊全部要能夠背誦，這是天台宗講經的標準。當然你所看的、閱讀的那些資料

不算，這個六十本都要背過。到近代，這個說起來也有二十多年前，我是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到香港講經，去參訪海仁老和尚，老法師那個時候已經九十多歲，他一生專弘《楞嚴》。香港有六個學生跟他學，他學《楞嚴》是依蕩益大師的《文句》，他的學生要背《楞嚴經》，要背《楞嚴經文句》，就是連註解統統要背過，還是一個老方法，這是我們在近代看到第一個，再就沒有看到第二個人用這個方法。這個方法的好處，就是剛才講的戒定慧三學具足，所以要背註解，就第一個要熟，第二要解，要求解，解要圓融。換句話說，你念的是古人的註解，那個註解如何能融會貫通，現代人的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？你能夠圓融貫通你就能做得到，這就是修行。如教修行，這樣才有感應，你這個東西講得才不會有偏差，不會有錯誤，自利利他。這種學習的方法在乎個人自己覺悟，自己去領悟。現在的社會，剛才說過跟從前不一樣，現在是民主、自由、開放，沒有人督促你，也沒有人敢督促你，所以成功失敗完全決定在自己。我是提供這些方法給你們做參考，你們能夠認真修學的那決定成就，居士當中也不例外。

過去我跟你們講過，這個洛杉磯的趙麗本居士，那就是一個成功的好樣子，趙居士就學兩部經，一部《六祖壇經》，一部《金剛經》。他說我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，他對這兩部經有興趣，這兩部經的錄音帶，他聽了一百遍以上，所以熟透了。等於說經文、註解都熟透，他能融會在他自己生活當中，所以現在也有不少人請他去講，聽說講得很好，要靠自己努力。《要略》是行持的基礎。所以印祖這個小冊子，對我們自己修行很有幫助。講解的錄音，你們問達拉斯應當是完整的，那個錄音你們寫下來，自己可以做參考。凡是從錄音帶寫下來的，那都是口語，對於初學講經的人會有些幫助。但是這個口語的東西不流通，這個要記住，不向外流，你們自己

學講經可以做參考。但是要學，要記住只能學一門，我所講的這麼多東西裡面，你自己去選擇喜歡哪一部，專門學一部才會學得成功；你要同時學個三部、五部，你不會成功；要一部一部的學，一部學成功了可以學第二部。至於大經大論，將來如果有機緣可以再講一遍，大經像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可以學一品，專修專弘這也能成功。全部的經那比較困難，像《華嚴》，如果你講一部《華嚴》，實在講在這個時代、底下一個時代，你已經找不到聽眾，沒人聽，經太長沒人聽。所以在裡面選一品或者是一章，做成一個專題，那個有效果。